

目錄

編例

導言

朱維鈞

1

論留學生之非叛逆

1

黃帝紀年說

3

懷書

8

論中國階級制度

58

論激烈的好處

63

醒後之中國

67

悲佃篇

73

君政復古論（上中）

87

上端方書（一通）

95

人類均力說

106

無政府主義之平等觀

116

《共產黨宣言》序

133

衡報發刊詞

135

論農業與工業聯合制可行於中國

137

近儒學案序目

142

論近世文學之變遷

149

近儒學術統系論

155

清儒得失論

164

近代漢學變遷論

177

中國文字流弊論	180
國文雜記	184
論中國並不保存國粹	192
新史篇	196
原戲	200
古學出於史官論	204
周末學術史序	211
讀左列記	289
論文雜記	317
論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國	357
南北學派不同論	369
漢宋學術異同論	408
補古學出於史官論	429
舞法起於祀神考	435

中國美術學變遷論

43

論古今學風變遷與政俗之關係

49

論中土文字有益於世界

57

字義起於字音說（上中下）

60

古籍多虛數說

66

附錄

索引二種編例

73

人名索引

75

書名索引

10

論留學生之非叛逆

【注一】

本篇內同種、漢族、祖國、中國等詞，《蘇報》原刊均爲黑體字。

【注二】

括號內的字，乃原報已汗漫不清或有錯訛，由編者據文意補。

今之論留學生及各省學堂學生者當日叛逆叛逆。所謂叛逆者，叛同種一二之謂也，叛祖國之謂也。今當道諸公無一非叛同種叛祖國之人，故遇一不叛同種不叛祖國者即稱之曰叛。嗚呼□矣。

同種者，即吾漢族是也。祖國者何？即吾中國是也。學生（者）一二，欲排異種而保同種者也，於此而謂之叛，則希臘之離土，亦將以叛目之乎？意人之排奧，亦將以叛目之乎？諸君！諸君！直未知順逆之理耳，吾何責焉。

且所謂叛逆者，如漢之中行說，宋之張元、吳昊、劉豫，明之洪承疇、吳三桂是也。助異種以鋤同種，此罪之所以不容已於誅也。若今之以叛逆目學生者，非助滿清即助俄、法，孰非蹈中行說諸人之故智者乎？於此而不自知，可謂無廉恥無羞惡之人矣。孟子謂無是非之心非人，由今觀之，何無是非之心者之多耶！

吾觀近今學生之（所）倡者，不過排法排俄二端耳。學生倡（之），（而）政府禁之，是政府即爲學生之公敵。撫我則活，虐我則仇。今政府甘爲公敵而不辭，於學生乎何尤？

吾今以一語告諸公曰：中國者，漢族之中國也。叛漢族之人即（爲）叛中國之人，保漢族之

人即爲存中國之人。諸公其願爲存中國之人耶，亦（抑）願爲叛漢族之人耶？惟諸公自探之可耳。惟以保漢族爲叛逆，則大悖於公理，故特辨之。

原載《蘇報》一九〇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第一頁，署名申叔：

黃帝紀年說

民族者，國民特立之性質也。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爲吾四百兆漢種之鼻祖者，誰乎？是爲黃帝軒轅氏。是則黃帝者，乃製造文明之第一人，而開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繼黃帝之業，當自用黃帝降生爲紀年始。

吾觀泰西各國，莫不用耶穌降世紀年；回教各國，亦以摩哈麥特紀年；而吾中國之紀年，則全用君主之年號。近世以降，若康梁輩漸知中國紀年之非，思以孔子紀年代之。吾謂不然。蓋彼等借保教爲口實，故用孔子降生爲紀年；吾輩以保種爲宗旨，故用黃帝降生爲紀年。

夫用黃帝紀年，其善有三：黃帝以前歷史之事實少，孔子以前歷史之事實多。故以黃帝紀年，則紀事一歸於簡便，而無由後溯前之難。其善一。日本立國，以神武天皇紀年，所以溯立國之始也。中國帝王雖屢易姓，與日本萬世不易之君統不同。然由古迄今，凡漢族之主中國者，孰非黃帝之苗裔乎？故中國之有黃帝，猶日本之有神武天皇也。取法日本，擇善而從。其善二。中國政體達於專制極點，皆由於以天下爲君主私有也。今紀年用黃帝，則君主年號徒屬空文，當王者貴之說，將不擊而自破矣。其善三。

嗚呼！北敵蹈隙，人主中華，謂非古今來一大變遷耶？故當漢族不絕如綫之秋，欲保漢族之

生存，必以尊黃帝爲急。黃帝者，漢族之黃帝也，以之紀年，可以發漢族民族之感覺。偉哉，黃帝之功！美哉，漢族之民！

黃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閏五月十七日書。

附：黃帝降生後大事略表

中國紀年，無劃一之法。自《竹書紀年》以降，編年之史無一不複雜者。今用黃帝降生爲紀年，將黃帝降生後之大事，列表如左：

降生後年代

十一年

三百五十年

四百九十八年

九百四十年

一千五百八十六年

一千八百六十年

一千九百三十一年

二千二百四十年

二千四百八十八年

中國大事紀

黃帝即位

唐堯即位

夏禹即位

商湯即位

周武即位

周民逐厲王

周避犬戎東遷

大哲學家孔子生

秦始皇即帝位

二千五百三年

陳涉起革命軍

二千六百五年

晉避五胡南遷

三千三百年

隋文帝一統南北

三千六百三十八年

沙陀夷李克用主中國

三千八百四十二年

金虜陷宋京師宋南遷

三千九百九十三年

蒙古夷滅宋主中國

四千八十一年

明太祖排斥蒙古

四千三百五十九年

滿洲人關

四千五百六十年

洪秀全起兵金田村

四千六百十一年

聯軍入北京

此表最注意者，凡三事：一民族，二政體，三文化。記周避犬戎者，記異族戰勝漢族之始也。記晉避五胡者，記異族人主中華之始也。記沙陀、金、元者，為異族僭位記也。記隋文帝、明太祖、洪秀全者，為漢族光復記也。記聯軍入北京者，為漢族將受制於西人記也。是為中國民族之變遷。夏禹即位，曷為記？為君主世襲記也。商湯即位，曷為記？為諸侯革命記也。周民逐厲王，曷為記？為平民革命記也。秦始皇、陳涉，曷為記？為君權民權之消長記也。是為中國政界之活動。黃帝之時代，文化胚胎時代也。唐堯之時代，文明漸起時代也。周武之時代，文治極盛時代也。故於其即位也，特記之。而孔子者，又集中國學術之大成者也，故於其降生也，亦記

之。是為中國文化之變遷。此三者外，他書自能詳之，茲弗記。

按：我國在民國紀元以前，用帝王紀年，全無表明時間距離之功用。故清末有識之士，多主張中國應廢棄帝王紀年而新定合理適用之紀年。

今綜合各種主張，計有四說：一、用孔子紀年，為康君長素（有為）之主張。二、用西周共和紀年，為章公太炎（炳麟）之主張。三、用世界通用之耶穌紀年，為高君夢旦（鳳謙）之主張。四、用黃帝紀年，為劉君申叔（光漢）之主張。其後宋君漁父（教仁）尤力主黃帝紀年之說，故民元前七年乙巳同盟會成立，其機關報之《民報》即用黃帝紀年，稱其年為「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三年」。（與劉君此文所用年數不同者，因黃帝紀年，向多異說。觀民元前八年甲辰劉君所撰之《清祕史序》，又稱其年為「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五年」，可知黃帝至今年數之不能有定論。宋君所用者，即最習見之說，出於《皇極經世》，為《通鑑前編》至《通鑑輯覽》諸書所采用者。然實無歷史的根據。）

自此以後，民黨書報及各處覆清之師多用黃帝紀年。逮民元前一年辛亥，武昌義軍興，各省相繼反正，軍政府一切文告皆稱「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用至其年陰曆十一月十二日即陽曆十二月三十一日。翌日，中華民國政府成立於南京，大總統孫公就職，即明令改用陽曆，稱是日為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黃帝紀年自此始不復用矣。

故黃帝紀年者，實建國以前民黨正式應用之紀年，為民國開國史上之重要文獻也。最早說明用黃帝紀年之義者，即劉君此文。劉君所作《攘書》之《胡史篇》云：「宜仿西國紀年

之例，以黃帝降生爲紀年。」自注：「予另有《黃帝紀年說》。」此文曾否登報，無從稽考，惟《黃帝魂》中曾選錄之。今特收入外集之中。至所附《黃帝降生後大事略表》中換算之年數，頗有舛誤，或爲劉君之偶疏，或爲手民之誤植，今皆依舊錄，因黃帝紀年非今後所宜復用，此文只是革命之文獻耳。（中國今後宜用之紀年有二。一爲「國元」、即民國紀年，民國紀元以前則逆推而稱「民元前某年」。一爲「公元」，即世界通用之耶穌紀年。）

民國廿六年、即公元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錢玄同附記。

原載《黃帝魂》，又見《民國日日報滙編》第一集，署名無畏。按其所署黃帝紀年推算，爲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一日。《警鐘日報》一九〇四年九月三日「本社復函」刊有劉師培《答宋君復仁》，內中說「中國紀年，素無劃一之法，故鄙人於癸卯季夏著《黃帝紀年說》一篇，以發揮種族思想」。癸卯爲一九〇三年，故該文作於是年夏。標題文字，《國民日日報》作《黃帝紀年論》，《攘書》夾注作《黃帝紀年說》，《甲辰年自述詩》作《黃帝紀年論》。論與說語義一致，今從《劉申叔先生遺書》。錢玄同爲《左龔外集》所收此文寫的附記，提供了本文的背景，故予存留。

攘書

目錄

攘，《說文》云，推也。段注以爲即退讓之義。吾謂攘字從襄得聲，關土懷遠爲襄，故攘字即爲攘夷之攘。今《攘書》之義取此。

華夏篇

夷裔篇

夷種篇

苗黎篇

胡史篇

溯姓篇

瀆姓篇

辨姓篇

變夏篇

鸞道篇

帝洪篇

罪網篇

史職篇

周易篇

孔老篇

正名篇

豕韋之系，世秉麟經。我生不辰，建虜橫行，鑒於前言，扶植人極，炎黃有靈，實憑實式。黃帝降生四千六百十四年十二月，劉光漢識。

華夏篇

乾坤定位，萬彙蕃滋，風土異宜，戎夏殊性，而人種區別，遂各不同。漢族初興，肇基西土，而崑崙峨峨，崑崙即帕米爾高原，玄奘《西遊記》作波謎羅川，即今喀什噶耳河。《唐書·高仙芝傳》作播密川，亦一聲之轉。實為巴科民族所發跡。西書稱中國民族為巴科族，即盤古一音之轉。古盤字讀若般，如公輸般或作盤之類。巴，般之音尤近。吾觀《山海經》一書，知古代神聖所居，大抵在崑崙附近。《山海經》之崑崙有二，有海內之崑崙，即《海內西經》之崑崙也；有海外之崑崙，即《大荒西經》之崑崙也。竊疑海內崑崙即

碣石，海外崑崙即帕米爾高原。如軒轅之國，地近窮山，《海外西經》云：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大荒西經》亦云：有軒轅之國，不壽者乃八百歲。軒轅之臺，地濱沃野；《大荒西經》云：沃野有三青鳥，黑目，一名曰大鷲，一名少鷲，一名青鳥。有軒轅之台，射人不敢西向射，畏軒轅之台。據此則黃帝初興，實鄰西上。而后稷，《大荒西經》云：有西周之國，姬姓，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均代其父反稷播百穀，始作耕。祝融，《大荒西經》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芒山，有桂山，有樛山。其上有入，號曰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樛山，始作樂風。重黎，《大荒西經》曰：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印下地。下地是生噎，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皆由西方遷人。證以《路史》遺文，則無外無熱之陵，即係崑崙之故址矣。《路史·天皇本紀》云：被跡無外無熱之陵。《路史》注曰：《通甲開山圖》云：天皇出於柱州，即無外山也。鄭康成云：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萬二千里。《水經注》云：或言即崑崙。榮氏云：五隴及天皇皆在其中。《路史》之說雖難盡憑，然觀於此言，可知漢族初興實在帕米爾附近。

近者亞歐錯壤，載籍東來，謂華夏舊名，起於花國。西書謂華字起源在未闢以前；中國開基祖東漸時，途經崑崙，山下有雄大之邦曰花國，心醉其隆盛，因記於腦，以傳其子孫，及後人繼始祖之志，遂稱為華。按《列子》稱黃帝夢華胥之國。華胥即花國也。又言西方有化人。花、化音亦近。吾謂花國之稱，即大夏一音之轉，大夏之名，早見於中土書籍。《山海經·海內東經》云：國在流沙外者，大夏、居緜、月支之國。《佚周書·王會篇》云：大夏茲白牛。又伊尹《四方令》云：正北大夏。今西人稱為巴克特里亞，地在阿母河東南，葱嶺之西。而諸夏之名，當由大夏轉被，由諸夏轉為諸華，即文物聲名之意。致支那、震旦之稱，皆由此起。案宋雲

《繙譯名義集》、以支那爲光華之稱；而要之，皆西方所傳人也。故顓頊黃炎之裔，散處西陲；《大荒西經》云：有互人之國。炎帝之孫，名曰靈樞，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又云：有白猶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白狄。又云：西北海之外，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皆漢族散居西方之證。而穆滿西遊，直稅駕崑崙之麓。見《穆天子傳》及《列子·化人篇》。披圖按跡，往事非誣。而後儒以諸夏之名始於大禹，阮伯元持此說最力；不亦舛與。

噫！漢土民人，數典忘祖，製盤古創世之說，《五運歷年記》云：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爲四極，五體爲五岳，血液爲江河。《述異記》略同。此皆盤古創世說也，與印度婆羅門教所云八明神造世之說同。以溯漢族之起原。而外域所流傳，或概以蒙古之名，西人稱亞東諸國如日本、朝鮮、中國，皆曰蒙古種。彼當中國宋末時，震於蒙古西征之威，遂以蒙古之稱，被東方民族，猶之中國明代以大西洋之名概歐洲也。然蒙古當宋代以前，或稱蒙兀，或稱蒙古，斯僅鄂羅河源一隅地，並突厥、匈奴之不若。安能以此稱概東方之民哉？或錫以契丹之號。今俄人有稱中國爲契丹者，亦沿宋代之舊稱。《長春真人西遊記》稱中國人爲桃花石。桃花石即契丹姓大賀二字之轉。故西方各國，即以契丹爲中國之稱。然要之皆不足信也。遺書莫考，舊跡誰稽？西望崑崙，知漢民惓懷故土之思，漢族當初遷中土時，文字未興，載籍未具，發源之跡，僅憑言語流傳，歷時既久，漸失本源。然漢族人民，猶以西方爲本土之想像，故《楚詞》一書，切慕崑崙九切，即《十州記》、《神異經》所列，公孫卿、徐福所言，莫不託言崑崙，稱爲仙境。足證崑崙之名，爲漢土人民所共識矣。其湮滅也久矣。

後聖有作，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斥赫連之僭僞，復神禹之宅居，其唯以大夏名國，中國無

國號：所謂國號者，乃一代之號，亦即一姓之號也。故隨時遞變，無一定之稱。中國而欲自強，非以大夏名國不可。以自別於四夷乎！《說文》夏字下云：中國之人也。注云：所以別於北方狄、東北貉、南方閩蠻、西方羌、西南僮、東方夷也。

夷裔篇

自孔子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而華夷之防，百世垂爲定則。及讀《春秋公羊傳》，其曰「進夷狄於中國」，又何以稱焉？

劉光漢曰：公羊之言，美中國之用夏變夷也。孔子之言，慮後世之用夷變夏也。吾觀《春秋》一書，於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於所聞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於所見世，內外遠近若一。故公羊家言，有所謂大一統者，有所謂王者無外者。夫孔子豈不知內外之別哉？特以聲名文物，非一國所得私，文明愈進，則野蠻種族，愈不能常保其生存。孔子知世界遞遷，必有文明普暨之一日。《春秋》無達詁，從變而移。《春秋》言中國、夷狄，猶西人之言野蠻、文明耳。故中國、夷狄之分，視其進化之程度。即遐方殊俗，亦不必以榛狉終。箕子化韓，太伯適吳，文翁導蜀，非其驗與？觀西人東漸以後，南洋各島悉被文明之化，而島民愈稀。其曰用夏變夷者，所以使無禮義者化爲有禮義耳。劉申受《論語述何》云：中國、夷狄，以有禮義無禮義而分，非處九州之外者皆夷狄也。路子之爲善，宣十五年：楚莊之書爵，宣十二年：大同之旨，其在茲乎！吾謂大同之旨，在於化行蠻貊一端。《論語》：「子欲居九夷，或

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皆《春秋》內外遠近若一之旨，言當以禮義化夷狄，不當舍禮義從夷狄也。孟子之論陳良，亦與此義相合。

然據此以蕩華夷之界，則殊不然。案：近世儒者，自莊、劉以來，皆主大同之說，而定魯僖氏並欲蕩華夏之防。《五經大義終始答問第七》云：「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春秋》至所見世，吳楚進矣，伐我不言鄙，我無外矣。《詩》曰：『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聖無外，天亦無外者也。然則何以三科之文，內外有異？答：據亂則然，升平則然，太平則不然。」此說最有流弊，援飾經文，獻諛建瓴，吾不能為定僖諱也。夫《春秋》進夷狄之文，非蠻族所能託，觀於戎伐凡伯，《春秋》刺之，何休注云：「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此可證文明可以統治野蠻，不可使野蠻壓服文明。則歷朝之戎禍，不得謂非蠻夷猾夏之變局矣。煽榛狃之俗，滅禮義之風，率獷悍之羣，抑神明之胄；華夏之稱未改，而華夏之實已非；炎黃有靈，吾知其不享此土矣。吾觀《春秋》之文，杞因用夷而貶爵，晉因挑戰而稱夷。使麟經而作於今，吾恐筆削之文，必曰「中國亦新夷狄」。《繁露·竹林篇》云：「春秋之常詞也，不與夷狄而與中國為禮。至邠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詞，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左傳》僖廿七年傳云：「杞子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是中國固不能常保其為中國也，苟所為而不合於禮義，亦將賤而輕之矣。可不悲哉！